

孔七淡淡地说：“还有谁，当然是夏大小姐。”

廖暮仁差点想扑上去敲破孔七的脑袋，可是他还是按捺住。他突然想起来什么，道：“泪眼观音严汨呢，你找到她没有？”

孔七说：“找是找到了，可是没有人敢去请她来。”

廖暮仁道：“泪眼观音在哪里？我亲自去找她。”

廖暮仁是在一间私塾里找到泪眼观音的。廖暮仁一进去就认出了严汨，毕竟她的那双眼睛就像廖暮仁的眼睛一样，令人难忘。

泪眼观音坐在孔子像下面，俨然一个教书先生，头戴逍遥巾，左手持书，右手拿着戒尺，正在打一个学生的屁股。那个学生已经三十好几，下巴上蓄着胡子，穿着黑色的儒衫。

廖暮仁苦笑道：“我怎么觉得你的学生更像先生。”

严汨笑了，她笑的时候眼睛里还是泪汪汪的：“他本来就是这里的教书先生。”

廖暮仁道：“那他现在怎么成了你的学生？”

严汨道：“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学识的先生，专爱罚学生抄书。我最讨厌误人子弟的先生，所以要打他的屁股。”

廖暮仁正色道：“你认不认得夏若然？”

严汨道：“我当然认得。她是我的朋友。”

廖暮仁道：“她现在要和李如画成亲了，有没有请你吃喜酒？”

严汨惊道：“她真的要成亲了？！她完全没有告诉我！”

廖暮仁道：“既然如此，你要不要去破坏她的婚礼？在她拜堂之前把她带到我这里来？”

严汨笑道：“我知道你用激将法激我，但是我还是会去的。因为我喜欢捣乱，尤其喜欢在别人的礼堂上捣乱。”

廖暮仁也笑道：“我等着你的消息，也等着李如画的新娘子。”

严汨问道：“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把夏若然抢回来？”

廖暮仁道：“因为我惹她生气了，她若是看到我去，就算不想嫁给李如画，也会硬嫁给他的。”





廖暮仁的心情明显不错：“他听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也是两眼发直，恨不得马上扑过去。”

司空情脸红了，不再说话。她当然听独孤三哭说过，廖暮仁心情好的时候说话能气死人。

廖暮仁拍了拍手，宣布：“明天我们就出发，去捅了李如画的老巢！”

孔七无奈道：“自从李如画捉了夏大小姐，廖暮仁就每天捉摸着要怎么烧了人家的窝。这种男人，果然惹不得。”

“幸亏不是我的男人。”司空情看了夏若然一眼，又笑道，“我可不去死人住过的墓，我虽然是妙手空空，可是从来不盗墓。你们要去就自己去，我可是要去赵大师那里白吃白喝几天。”

独孤三哭感激地看了司空情一眼，他当然知道司空情不去的原因绝不是想白吃白喝，她是希望独孤三哭能放心工作。古墓机关重重，司空情只会为独孤三哭增加一层顾虑。

廖暮仁对夏若然道：“你也去赵大师那儿住两天吧，那里绝不会比你家差。”

夏若然突然抬头：“我也要去，我绝不能再离开你半步。”

赶路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往西北方走的路。路越走越荒，吃得也越来越差。夏大小姐几乎每一顿都会抱怨一番。

“我怀念江南的红烧狮子头，尤其是黄鹤楼大厨做出来的狮子头，又香又软，美味极了。”夏大小姐啃着干硬的馒头说，“还有从关外带过来的葡萄酒，入口甜甜滑滑的。”廖暮仁并不答话，确切地说没有一个人回答她的抱怨。

夏若然就势靠在廖暮仁身上，撒娇道：“你再这样看我，我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她并不生气，她的语气反而柔软滑腻。

廖暮仁把夏若然的身子扶正，并不说话。

夏若然扭着他的手臂，道：“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话啊！”

孔七实在忍不住打断：“各位，古墓大概还有三个时辰的脚程就到了，但是现在天色已晚，我们不妨找个地方住下来。”

夏若然倒吸一口冷气：“三个时辰！要命啊！我走不动。”

独孤三哭忍不住低声呵斥道：“你走不动就老实地在客栈里待着，我并不想带你入古墓。”

廖暮仁沉声道：“不会，因为他基本上已经算是个死人了。”他的眼睛里也充满了忧伤，独孤三哭已经算是个死人，廖暮仁的生命，也去了一半。

廖暮仁握紧拳头，咬紧牙关，他已经生气了。廖暮仁很少生气，他一直是温和的，无所谓的样子，但是现在，他真的……很生气。



第十八章 栽赃嫁祸

李如画躺在佛堂的地上，是的，佛堂，独孤三哭为赵大师建的佛堂。李如画的腿很痛，膝盖下面空荡荡的。他被点了穴道，一动也不能动。他心里万分不明白，廖暮仁明明知道他不是凶手，为什么还要抓他过来。

赵大师安然地跪在佛堂里，对着供奉的菩萨念了一段经，才慢慢转过脸来。廖暮仁和孔七站在他背后，赵大师虽然长得不怎么好看，甚至可以说丑，但是不能否认他的背影很男人。廖暮仁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李如画。电光石火间，他一直混乱的思路豁然开朗了。

赵大师慢慢地转过身，他面容安详镇定。他不是没有看见孔七少了一只手臂，但是他的表情却像是看着一个无关的正常人。

廖暮仁不由得心想，念佛的人到了一定地步就已经不是正常人了。

赵大师缓缓道：“李施主作恶多端，心狠手辣，实在令人发指。今日老夫亲手了断你，也是为苍生做一件好事。”他抬起手，手里握着一串佛珠，能杀人的佛珠！

廖暮仁却挡在了李如画面前，道：“大师请慢，李如画我给你带来了。那么夏若然你总该还给我了吧？”

孔七插嘴道：“夏若然在柳青玉手里，与赵大师何干？”

廖暮仁叹息道：“出家人不打诳语，赵大师，你敢说夏若然不在你处吗？”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赵大师的眼睛，那双温和的眼睛突然锋利了起来。

赵大师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道：“廖施主真是料事如神。”

廖暮仁道：“我知道的还不只这一点，我还知道白骨杀手并不是李如画，而是你这个满口阿弥陀佛的赵大师！”



赵大师诡异地笑：“今天，如果你胜了我，你就能把夏若然带走，否则……”

廖暮仁不再说话，他知道，如果输了，他的尸体和夏若然务必一起留下。他叹了一口气，他现在只是迫切地想看到夏若然。



第二十章 如影随形的思念

夏若然十分怀念，她怀念江南的家。那舒适，温暖的家。

她没有哭泣，她知道眼泪已经不管用。

她不知道被抓到这里来多久了，这里暗无天日，她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夏若然觉得自己老了，她靠着回忆度日，想着廖暮仁，想着江南的家。

她恨，她恨李如画骗她绕了那么远的路；她恨孔七欺骗她，甚至背叛她和廖暮仁；她甚至恨独孤三哭为什么要修这么完美的机关。她不知道现在独孤三哭也十分痛恨自己的机关。

她最恨的是柳青玉和廖暮仁。可是她还是担心廖暮仁知不知道孔七已经背叛了自己，他会不会被孔七杀了。想到廖暮仁的死，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夏若然记得，她走了很远的路，好不容易才到达孔七的家。她满心希望推开门就能看到廖暮仁那双不平凡的眼睛。她知道他在寻找她，她很想告诉他，她后悔了，她后悔赌气离开他。门打开，开门的却不是廖暮仁，而是孔七。

孔七带她进房，让她等廖暮仁回来。

夏若然真的跟着孔七进了房间，可是，刚刚进房，孔七就出手攻击。好在夏若然反应快，躲开了他的第一招。夏若然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孔七的对手，因此她把自己手掌的伤口抓破，在包袱上印了七个血指印。

她不明白，为什么孔七要这么做。她只知道，孔七的手刀砍下来的时候很痛，她的头很晕。迷迷糊糊间，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道：“廖暮仁已经发现夏若然是假的，计划有变，我先带她走。”

夏若然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身处一个黑暗的地牢。她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每天有人给她送饭，饭菜很丰盛，虽然她并没有胃口，却还是硬吞进肚子里。

他现在背对着赵大师，此乃对敌大忌。赵大师当然不会错过这一良机，他手一扬，三颗佛珠就直飞廖暮仁身后三处要害。

李如画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练武者都会听脑后风，廖暮仁当然不例外。但是他却没有闪避，他并不想闪避。

独孤三哭成了活死人，夏若然已死。他生存的意义已经消失。

柳青玉想闭上眼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人，已经在她面前倒下。

不是廖暮仁。

是孔七。

一枚佛珠打中他的脖子。但是他还没有断气，他握着廖暮仁的手，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廖暮仁。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喉咙里发出喀喀的声音。

廖暮仁看着他，轻轻地说：“不要说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依然是我的朋友，你永远廖暮仁和独孤三哭的至交。”

孔七已经听不见了，死人是听不见的，但是他的神色宁静而愉快。

无论孔七做错了什么，他的死已经偿清了。

廖暮仁站了起来，面对赵大师。

赵大师冷笑道：“廖暮仁，你现在还敢出招吗？”

廖暮仁气势尽失，一个没有气势的人，无论与谁对招，下场都是输。

输，即是死。

廖暮仁回过头去，深深地看了夏若然一眼。

他看到了血，柳青玉的血。

柳青玉的手紧紧地抓着椅背，那么用力以致手掌上的鲜血顺着椅子滴落到地上。

廖暮仁不再看夏若然，他重新面对赵大师。

在那一瞬间，他眼神里的那种神采又回来了。廖暮仁低头看了看孔七的尸体，身上散发出杀气。

更加凌厉的杀气。

李如画看了看夏若然，又看了看柳青玉，他微微地笑了，好似明白了什么。

廖暮仁冷冷地盯着赵大师的眼睛，道：“你还敢出招吗？”

这一句原本是赵大师问他的话，他现在反问回去。

赵大师的额头青筋暴起。

“夏大小姐，你化了灰我都认识你，这样一点都不神秘。”

白衣少女嘻嘻一笑，扯开面巾。不是夏若然是谁？

她拍了拍手，身后的四人亦同时扯下面巾。那四人不仅动作一致，模样更是完全相同。

冯子环道：“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夏府四杰——眼耳口鼻？”眼耳口鼻，名字普通甚至难听，但是这四个人却绝不简单。他们本是被遗弃的一胞四胎的兄弟，夏老爷抚养他们长大。这四兄弟不仅忠厚老实，更是天赋奇才。

老大过目不忘，熟识各派武功路数，只需瞧得一眼对方使出的招式就可以对对方的来路如数家珍；老二有一双比猫儿还灵敏的耳朵；老三的奇辩之术不仅可以比张仪苏秦，在品尝美味方面更是专家；老四天生眼疾，看不清东西，却有一个比狗还敏锐的鼻子，不仅可以凭借嗅觉认人而且能分辨出不下一百种毒药的味道。夏老大向冯子环道：“在下早闻‘小冯欢’之名，今日有缘相见，当真荣幸。”

冯子环舒了一口气：“有夏府四杰相助，在下感激不尽。”

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这四个人一番，只见四人虽然面目一致，但是神色却大有不同。老大目光如炬，让人不敢直视；老二极其沉稳；老三略显轻浮；老四的眼睛没有多少神采，可身上却有一种忧郁的气质。

夏若然小声道：“谁说我们是来帮你的。”她脸上颇有疲惫之色，想来是一路快马加鞭，不停地赶路所致。廖暮仁的心突然柔软起来，伸手替她摘下乌发上沾的一根柳絮。

“又出来捣乱。”

“我听说冯子环的武功很厉害。”夏若然咬了咬唇，“我不会拖你的后腿。”

廖暮仁明白她的意思。

“我怕你被朱雀山庄的人杀了，赶紧带着夏府四杰来帮你，你却皱着眉头不领情。”廖暮仁神色略为缓和，拍了拍她的肩膀：“朱雀山庄似乎有变，还请四杰多多帮忙。”

夏若然这才笑了起来，向冯子环招呼：“小疯子，你快带我们进去，找几间干净点的房间给我们住，我也想看看朱雀山庄到底比我漂亮多少。”

朱雀山庄一个人也没有，冯子环越往里走脸色越难看。他很沉得住气，尽管他的脸色比死人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脚步还是很稳。

廖暮仁皱眉道：“夏若然呢？”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拉着馮子环跑出去了。”夏老三道。

“还好，她还外面，我们是不是被活埋了？”

“廖公子，我觉得不仅仅是活埋这么简单，整个朱雀堂沉到地底，却毫发无损，你不觉得奇怪吗？”夏老大道。

廖暮仁笑道：“既来之，则安之。我敢打赌，走出这主堂肯定别有一番天地。说不定这里是朱老爷的秘密温柔乡呢。”

夏老四走在前面，温和地道：“我带了火折子。”

廖暮仁惊讶道：“你居然带了火折子？”夏老四的眼睛自小就有问题，不能视物，廖暮仁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带着火折子。夏老四道：“我怕大小姐又去哪个山洞探险，备用的，想不到在这里用着了。”

夏老大眼力比平常人好得多自然也不需要，因此，夏老大走在前面带路，廖暮仁举着火折子，给夏老二、夏老三照明。

大门打开，一条平坦的大道。

“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夏老大的小心翼翼是出了名的。

廖暮仁不出声，他想起了独孤三哭，那个机关高手。

“既来之，则安之。”廖暮仁又重申了一次。

夏老大正色道：“廖公子，你是夏家的准女婿，你走中间，不要让小姐伤心。”

廖暮仁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

没有机关，一路都没有机关。不但没有机关，连死人没有一个。这一路直通到底，路的尽头是一道门。

很普通的门。

夏老大小翼翼地推开。

房间里有人。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他的面色很难看，是一种接近死亡的颜色。接近死亡，却又没有死亡。

那人面露恐惧的神色：“走，快走——”

廖暮仁急忙上前，扶起了他：“朱老爷——”

原来此人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朱阎王！而今，朱阎王已经有半条命在阎王手里，不，确切说，只剩下一口气在人间。

夏若然抬头问：“你认识她的母亲？”

冯子环怔了怔，慢慢地回答：“认识，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的母亲很活泼，很爱笑……是一个很爽朗的人。”

夏若然黯然道：“我也没有见过我娘，也没有人跟我说过。从小到大，我有很多师傅，可是没有人陪我玩。后来，廖暮仁来到我家，我才有了一个聊天的伙伴。可惜，他并不常常住在我家。他常常出去，几年也见不到一次，我总是害怕他在江湖上被人杀了。而今，而今，他居然死在了……”她已经无法说下去，眼泪簌簌而落。

冯子环伸手拭去她的眼泪，正色道：“现在一切还没有定论。既然是你把他弄下去的，你就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就算是尸体也好，你也要把他的尸体挖出来！你自己犯的错误，要自己补救。哭哭啼啼的，没有人能帮你。”

夏若然咬着牙，恨恨地别过头，不再做声。

朱玉的房间里落满了灰，冯子环淡淡地说：“自从大少爷失踪以后，老爷就不允许别人靠近这间房。每一天，都是老爷亲自来打扫的。”

夏若然缓缓走入朱玉的房间，除了廖暮仁在夏房的房间，她似乎还没有走进过一个男人住的房子。朱玉的房间很简单，像任何一个男子的房间一样简单。大约因为太久没有人打扫，家具上落了一层灰。

墙上挂着一把巨大的弓，很威风的样子。夏若然记得廖暮仁的房间里放的全是书。

冯子环也看见了墙壁上的弓，道：“少爷喜欢李广将军，所以在墙上挂了一把弓，时常勉励自己。”突然，他发现了什么，趋步上前，仔细看着。

“弓上……为什么没有灰尘？”

地道越走越阴森狭窄，每一步都有说不出的恐怖。

夏老三吞吞吐吐地说：“老大，依你看，这凶手是人吗？”

“不是人是什么？”

夏老三没有回答，但是无疑在说，不是人，是鬼……

火折子终于熄灭了。

夏老二道：“我怀里还有一个火折子，但是我不想现在用。”

夏老大沉声道：“请大家跟着我。尽量不要说话，保存体力。”

“为什么？”

“因为……石头镇的宝藏。我们掌门得了一张藏宝图，要赶着去寻宝……”他说话已经不连贯，“我们原来想着也就是几个过路人，杀了也无妨，谁知道最近这十天来了许多高手。武当，少林，华山，峨嵋……都来了高手。我看着打不过的，就放他们走，看着打得过的，就杀了……总要，总要交差的。”

严汨笑嘻嘻地问：“这么说，你是觉得我们好欺负？”

那矮子话都说不全了：“在下没认出您老人家来，只是看……看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富家小姐，还有一人不会武功。在下要是认出您老人家，说什么也不敢，不敢拦您的路。”

严汨转向夏若然：“我很老吗？”

夏若然笑道：“谁知道你老不老，你没一个样子是真的。一会儿小孩子，一会儿老头子，你就是个妖精。”

“对，我就是妖精。妖精不会老，这矮子的眼睛不好使，咱们取他一对招子就算了，好不好？”严汨盯着夏若然的脸，叹了一口气，“我求求你不要再做出这种表情，笑得像牙疼，我都替你别扭。”他嘴上说这话，手指却已经发力，黄沙旗旗主只觉得眼睛火辣辣地疼，却不敢叫出声来。

独孤三哭忍不住道：“他已经全说了，就不要为难他。”

严汨叹了一口气，拍了拍手，转身上马：“好吧，还是独孤兄心地善良。”

就在严汨转身的那一瞬，只听得啪的一声，接着一声惨叫。严汨回头，只见那矮子已经脑浆迸裂。朱戟持着鞭子，冷冷道：“他说了不杀，我可没有说不杀。想拿我们朱家东西的人，都得死。”

廖暮仁道：“我只是奇怪，为什么江湖上已经有了朱家的藏宝图？藏宝图不是只有一份吗？”

朱戟冷然道：“不管怎么样，想抢我们朱家东西的人，都要死。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她不再说话，翻身上骆驼，慢慢向大漠深处走去。廖暮仁叹了一口气，也跟着她上了骆驼。

朱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什么也说不出。

正当廖暮仁等人对石博的尸体欷歔感叹的时候，夏若然撇开夏老大，独自踱到客栈外。

大漠绿洲的天空格外高，也格外蓝。

远处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来，夏若然不禁多看了几眼。这一群人人数不少，少说也有三十人。夏若然皱了皱眉头，转身回去。突然，有人从后面按住她的肩膀，夏若然自然而然一闪，却没闪开，反而被扣得更紧。情急之下，夏若然的肩膀突然缩小，从那人的手掌中滑脱，与此同时，人也如一条泥鳅一样滑开几步。

“这是……缩骨功？几年不见，你的杂学又多了不少。”那人声沉若钟。夏若然听在耳朵里甚是熟悉，不由得仔细打量站在眼前的人。

此人年龄与冯子环差不多，三十岁出头，长相甚是严肃，两道剑眉十分浓长，直插入两鬓，嘴角微微下垂。他身量极高，身着粗布长衫，一把长剑佩在腰间，浑身透着一股冷峻之意，像一座冰山，透着冷气。饶是如此，夏若然还是没有错过他清隽的容颜。

她以为李如画是她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男人，然而遇见眼前此人，却也比不上谁更好看一些。从没有见过一个人，能严肃得这样好看。

夏若然看着他觉得眼熟，一时竟想不起来何时见过此人。那人见夏若然犹豫，当下拔出佩剑，舞了几招。这几招看上去普普通通，但是这人舞起来却十分好看，行云流水一般。夏若然未曾说话，那一群人中几个同样穿粗布长袍的人已经叫起好来。

“同样是绕指剑，掌门师兄就是不一样，难怪师傅在生时常说，大师兄是真正的武学奇才。”

夏若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你是……你是……武当派的龙影哥哥！”

此人正是现任武当派掌门龙影，他嘴角微微上扬，似乎在笑，可是却依然让人觉得难以接近，他走近几步，在夏若然耳边轻轻地道：“记性不错，五年前我随师傅去令尊处打扰，你死缠烂打非要学我派剑法，师傅被你弄得焦头烂额，无奈只好让我传授你几招，可是你这臭丫头三分钟热度，学了三招就不愿再学。还要赖装病，非说是我把你弄病的，弄得我被师傅一顿好骂。我可记着哪！”

夏若然的脸一红，道：“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你身为一个掌门，还好翻出来说。”

龙影趁赵无极没发飙以前把可怜的嵩山弟子送回卧室。

“廖暮仁，我们现在就走。”朱戟拿起长鞭，“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可怕。”

她没等廖暮仁答应，自己已经走出客栈。

“我们也去。”夏老大道，“说不定就是这个白衣女鬼害死老四的，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龙影拍了拍手：“去，大家一起去，人那么多，我倒不信鬼敢出来吓人。”众人尚未踏出客栈，就听见马鸣，片刻，一位虬髯汉子从门口信步而入。他仿佛没有忌讳什么，还把一匹白马拉了进来。店小二见他如铁塔一般，也不敢阻拦。大汉一进来，仿佛没有看见别人，重重地给龙影来了一个熊抱。他身材极其高大，比正常男子高了一个头，两肩宽阔，夏若然都怕他把龙影揉碎了。

龙影欢喜道：“阿五，你还是来了！”他的声音虽然欢喜，可脸上却依然是冷峻。

那名叫阿五的大汉朗声大笑：“老龙叫我，说什么也得来，何况还把你的白云借给我。”

龙影好不容易从大汉的怀里挣脱，对众人介绍：“这位是圣手暮五，我专门请来的。咱们这次行动异常危险，万一有个伤筋动骨的，有这位神医在，就好办得多。”

圣手之名，江湖中人早有耳闻，传说没有他治不好的人，就算死人，也能给医活了。只是大家一直以为，圣手应该是一个斯文典雅的白袍书生，因为传言中他一点武功都不会，谁也想不到，圣手竟然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虬髯客。

圣手暮五哈哈地笑：“各位弟兄别见怪，就叫在下阿五就好了，我跟这死龙不一样，这死龙脸上永远都是一号表情。在下不懂武功，就守在客栈啦。祝各位安然无恙，永远用不着我阿五。”

龙影拍了拍那匹白得没有杂色的骏马，道：“你没有虐待‘她’，很好，很好。”

阿五大声说：“我虐待‘她’？！这位‘大小姐’吃的是上等的菜肴，普通的粮草人家不吃，非得我吃啥‘她’吃啥。说日行千里，可是人家只给你行半日，另外半天人家要慢慢遛弯。你说，是我虐待‘她’还是‘她’虐待我？废话少说，走走走，你们赶快寻宝贝去，咱们要好好儿睡觉了。”

夏若然从听到圣手这两个字，眼睛就亮了，她看那阿五长相极凶，不敢上前贸然说话，待众人一一走出客栈，才轻轻地对龙影说：“他真的能把死人救活



廖暮仁虽然不愿意离开独孤三哭，但又惦记夏若然的安危，只好走出客房。一下楼，廖暮仁的脸色就变得惨白。

只见龙影怀里抱的不是别人，正是昏迷不醒的夏若然。她的脸如同火烧一样，通红通红，手足却是冰冷的。

阿五满腹牢骚地从客房出来，埋怨道：“我就知道你找我来纯粹就是把我当牲口用。”他轻轻地搭住夏若然的脉搏，又翻了翻她的眼睑，脸色有些难看。他从怀里摸出一颗药丸让夏若然吞下，又用银针扎其耳后穴位，折腾了一会儿，让龙影把她抱回客房休息。

只见龙影好生狼狈，浑身满是尘土，哪里还有一派掌门的样子。他身后是严汨，虽然没有头破血流，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左手手臂少了一大块皮肉，鲜血淋漓。

阿五一边给严汨包扎一边问龙影：“剩下的人呢？”

龙影抹了抹脸，惨然道：“不知道……”

“那座镇子十分奇怪。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还一切安好，我带着夏若然和众位掌门走在队伍前面，突然就听见身后一声闷哼，待我们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各派弟子早已经被割断喉管，但是凶手却不知所终。”

“啊？这凶手轻功还真好呢。”暮五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还没有回过神，那些村民突然发难动起手来，他们……他们都不是人！”

“不是人？”

“他们的手足都是硬邦邦的……他们……是木头！”龙影脸色已经很难看很难看，“那些木头人，既不怕砍也不怕打，个个武功高强，君好逑……被他们砍掉了脑袋……”。

“啊……还真是厉害呢。”暮五虽然不懂武功，但是料想华山掌门人，说什么也应该有那么两把刷子。他仔细检查严汨的伤口，“砍得蛮深的。嗯？你不是挺厉害的吗？泪眼观音？”暮五调侃道，“你到底是男人是女人啊，不如脱了衣服让我看看嘛。”

严汨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要不是那位夏大小姐，我至于伤成这个样子？”

龙影道：“的确难免，混战开始得太突然，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旁边的村



楔子

艳阳高照，荷花盛开，又是一年夏。

一个年轻人坐在破烂的小酒馆里，对这炎热的天气没有丝毫抱怨。这个地方，他不是不熟悉的，他甚至不用看就知道半老徐娘却依然风骚的老板娘又在向为数不多的客人大抛媚眼，那个看上去很糊涂老实的伙计其实早就偷偷地暗藏了几两银子，坐在柜台前的瞎子账房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离开了不过两年，一切似乎没有改变，一切似乎又全变了。

有人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拿了酒便喝，这是一个穿蓝布衣衫的人，脸上有慵懒的笑容。这种笑容很令人讨厌，但是这个人的脸却长得不令人讨厌，至少不会让人想一拳打掉他脸上的笑。年轻人当然没有打掉他的笑，他似乎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依然若有所思地坐着，握着一杯老早以前就已经倒好的酒。

“我叫孟忘川。”来人说，“我并不是特地过来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只是如果我一天不把自己的名字念叨上三四次，我怕我会连这个名字也忘记。”

年轻人缓缓地抬头：“你有很多个名字？”

孟忘川道：“应该是，不过我好像把它们都忘记了，只有这个名字，我记的时间最长。”他又喝了一口酒，“你不必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一定会忘记的。就像我已经忘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爱过谁，恨过谁，得罪过谁……”他说着说着竟然有点醉了。

年轻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我也能忘记所有事，也许就能像你一样快乐。”

孟忘川哈哈一笑：“不错，忘记有助于健康，所以我现在就很健康。”

年轻人站起来，在桌子上放了一些碎银子：“我猜你肯定忘记带钱，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付账。”他慢慢地踱出酒馆，孟忘川似乎什么都没听见，依然一口一口地喝酒。



第五章 一梦千年

刘劲并没有找到吴七，他只看到地上的空水盆。细心的刘劲并没有错过，水盆旁边一摊浓浓的血。

吴七的血。

刘劲不是个鲁莽的人，他知道吴七的武功跟自己半斤八两，吴七打不过的，自己也打不过。他拔出长剑，护住自身要穴，准备回去请救兵。

夏夜越发闷热，远方响起了隆隆的滚雷声，刘劲的衣衫早已经湿透。

一个红色的身影从天而降，站在刘劲面前，右手似乎拿着什么东西，月亮早已经躲到云后，刘劲看不清那人的五官，只闻得鼻尖一阵香气。刘劲心一惊，急忙闭住气，深恐这香气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快，他发现，这香气是他熟悉的味道，每年夏天，灵缈山上都会开一种血红的花，据说以前有个叫墨轻云的高手曾经取名为血泣。

“是灵缈派的师弟吗？”来者是个女子，声音柔软细腻，带着些吴乡口音，听着说不出的舒服。

刘劲听她是个女子，称自己为师弟，又闻到熟悉的气味，心稍微放宽了一点，当下抱拳道：“在下灵缈派第十四代弟子刘劲见过前辈。”

那女子道：“刘师弟，你过来……你能过来一下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越发令人酥软，似乎刘劲不过去，她就会晕倒一般。

刘劲不是傻子，刘劲当然知道这女子有些古怪，他的本能告诉他绝对不能靠近，然而他的双足，却不听使唤般，慢慢，慢慢地挪向她那儿去。

黑暗中，只看到女子那一双眸子，又黑又亮。

女子诡秘一笑，幽幽地道：“师弟，能否扶小女子一下？”刘劲的手不由自主地搭上了女子的肩膀。他已经握不住长剑，他并不想这样，可是他做不到。

一道闪电突然划破天空，电光石火间，刘劲看见那女子长发垂地，衣衫血红，嘴角含着淡淡的微笑，五官清纯秀丽如天仙，一双眸子却妖冶妩媚比天魔。

同一瞬间，他还看见，那不知是仙是妖的女子，手上提着吴七的头。



姐，年龄却比你小，第一次练剑连剑都拿不稳。练剑的人，第一忌就是握不住剑。你忘了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凑到了武惕若的脸庞，吐气如兰。

“还有临敌之时，最忌心软……”

虞九止喷出一股紫烟——梦千年！武惕若暗叫不好，身体已软了下来。意识模糊前，他记起了江湖上流传，虞九止善用毒药，最爱用梦千年。一梦千年……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做一场美梦，然后……再不醒来。



第六章 一笑封喉

大将军常义最近很头痛。

大将军常义是个骁勇善战的战士，每当手握长枪，驰骋沙场之时，他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快感。然而常义并不是一个只会喊打喊杀的勇夫，无论兵法还是策略都是一等一的好。

似乎没有什么能难倒常义，无论是好战嗜血的匈奴铁骑，还是凶神恶煞的山贼，抑或诡计多端的柴王爷，常义似乎都有办法处理得干干净净。

新帝登基以来，常义连续立了好几次战功，也难怪新帝对他信任有加，成为朝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

但是现在，常义很头痛。从他接旨开始就很头痛。圣上下来密旨，命他速速查明流落在民间二十七年的先帝私生子。常义心里明白，新帝登基三年，准备推行新政，生怕有人这时候跳出来捣乱。查案不要紧，查到最后常义无奈地发现，皇帝要找的人，就是在夏老爷家白吃白喝的叫花子。更加无奈的是，夏老爷似乎很护着他。这根老油条在官场打滚多年，比兔子还机灵，比狐狸还狡猾，每次都先他一步躲得远远的。这倒不是最头痛的，最头痛的是……夏老爷是他的师傅。

他的入门武功是夏老爷教的，他的兵法也是夏老爷教的，连他入朝为官也是夏老爷提拔的。

对付这样一个奸诈狡猾的老狐狸已经够麻烦了，更麻烦的是，这老狐狸比

独孤三哭闭上眼睛。
常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夏明远，你还是输了。

第七章 墓上清歌

他并没有笑太久。一道青光掠空而过，落在使判官笔的人的身后。

青光闪过，判官笔并没有落下。

一道红线自那黑衣人右颈划下至腰间，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被一劈成两半，下半身还挺立不倒，上身落地之时眼球不停转动，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命归阎罗。

常义定睛一看，才发现那青光是一名女子。

一头乌发高高束成一髻，绾在脑后。面上自眼下笼罩一层面具。那面具极薄极细，紧紧地贴在她的脸上，像是第二层皮肤。眼角一道狰狞的伤痕划过颧骨，隐在面具后。一双眼睛寒光四射，叫人不敢直视。

“杀手凌无相？”常义感到右臂越发麻木，如今又中途杀出个程咬金，心中暗道不妙。

新兴杀手凌无相，虽是女子，下手却极其狠辣。传说只要给钱，她连婴孩也不会放过。幼时遭到毁容，是以心态扭曲，以杀人为乐，也从来没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如今短兵相接，看她眼角那一道伤痕和杀人的手段，倒是都与传说中相差不远。

凌无相并不说话，只是抬起手中还在滴血的刀，指向常义。那是一把样式有些古怪的刀，没有护手，却极其长大，刀身黝黑，看不出颜色。此时夏老爷又伤了那使长剑的，那使单刀的见状不敢上前，扶了余下二人，站在常义身后。独孤三哭一抬头，正对上那双清凌凌的眸子，不由得一震。

形势逆转，如今常义四个死士，死了一人，一人断臂，一人受伤，常义本身又中毒。常义暗道不妙，今日恐怕要葬在这老狐狸手中。夏老爷过去拉起独

孤三哭，笑吟吟地说：“年轻人比我这老骨头还没用。”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洪亮，显然是说给常义听的。

常义两眼喷火，也不讨饶，换手持枪，傲然道：“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常义从军快二十年，从未怕过死。今日战死于此，也不枉此生。”

他说这话时慷慨激昂，身后那三名或伤或残的黑衣死士也纷纷握紧武器，只待常义一声令下，就以死相搏。

他们是军人，不怕死的军人。

凌无相冷笑一声，刀尖微微上抬，准备出手。

“好了。”夏老爷制止道，“他是朝廷命官，没必要惹麻烦。”独孤三哭倚树而立，脸色苍白，却也笑道：“夏明远，难怪别人说你是老狐狸。你昨天问我要的断筋散，原来是这般用途。”

夏老爷从怀里摸出一个白瓷瓶，扔给常义：“回去日服三次，一个月不要催动内力。否则你这条右臂废了，可别怪老夫。”常义接过药瓶，却不收入怀内，道：“夏丞相，即便今日你给我解药，皇命一日在身，常义一日不会放过你。士可杀不可辱，今日常义便拼了这条命，也对得住天子一番厚爱。”

夏老爷摇摇头：“亏你征战沙场将近二十年，难道你不知什么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转过身去，不再看常义，骑上他的大宛良驹，缓缓道，“今日你死在这里，明日外族来犯，谁去给你的天子保家卫国？皇帝如今刚刚登基，羽翼未丰，朝中派系分明，势力强大。难得一个心腹，竟然为了所谓的面子，一心求死。可笑，可笑。”

他说完这话，竟然拍了拍马屁股，慢条斯理地离去。凌无相牵着独孤三哭的马，缓缓地跟在后面。

常义微微一愣，一时无言以对。也不知道是该冲上去一决生死好，还是该服了解药养伤好。眼见夏老爷等人的身影越走越远，常义把长枪往地上重重地一戳，倒了一粒解药入口。

夏明远，你又教了我一课。

篝火熊熊，夏老爷与独孤三哭不停地打量凌无相，表情越发古怪。

凌无相因面具的原因，习惯了被人这样看，只是若换了平时，一把大刀早就砍了过去。

